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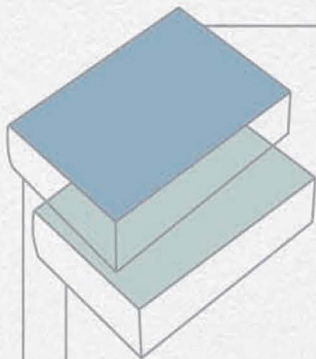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散文上卷

江西省作家协会 编

XINSHIJI
JIANGXI WENXUE
JINGPIN XUAN
(2000—2019)

SANWEN SHANGJ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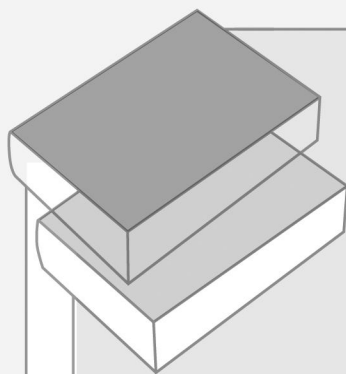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散文上卷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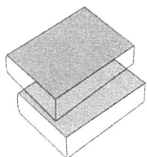
散文上卷

江西省作家协会 编



▲ XINSHIJI
JIANGXI WENXUE
JINGPIN XUAN
(2000—2019)

▲ SANWEN SHANGJU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散文. 上卷 / 江西省作家协会
编.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20.12
ISBN 978-7-5762-0472-8

I. ①新… II. ①江…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江西—当代
②散文集—江西—当代 IV. ①I21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第 219824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88517295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762-0472-8
定 价	55.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20-118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

编委会名单

顾 问

马玉玲 叶 青

编委会主任

李小军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晓莉 石兰芳 李芬芬 李洪华

陈怀琦 范晓波 林 莉 袁 萍

彭学军 曾清生 樊健军

组织单位

江西省作家协会

本卷主编

范晓波 王晓莉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的变迁呈现出纷繁复杂、巨大深渺的气象。人们在感受到文学的内涵和影响的同时,也惊叹于一潮又一潮的文学浪流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而去。江西省作家协会为此相继编选了“谷雨文学创作丛书”“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九十年代江西文学作品选”“江西作家精品丛书”等,旨在梳理、总结江西各时期文学成果。

转眼间,新世纪走完二十年的历程,文学在时间之流中继续着它的衍变。回望这二十年,文学的环境和自身也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纵深发展,市场和读者作用于文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作家在文学中进行表达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打动读者和占领市场;另一方面,作家在如何处理现实、呈现生活复杂经验上,也存在着相应的难度和考验。

具体到江西文学,其不可避免地在一个大的文学语境中,在文学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生长的活力之间,生成新的裂变。文学队伍的结构、文学表达的焦点、文学描述的语言,也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网络的兴盛而产生惊人的变化。作家必须更加用心地谛听窗外时代列车的呼啸,更加用心地感受城乡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脉动,更加用心地辨析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呈现的世道人心。

新世纪二十年来的江西文学创作,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冷静和澄澈。广大作家依然保持了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象和现实矛盾、完善人的道德追求、捍卫人的精神价值的热情和勇气。他们依然真诚地拥抱时代却不浮躁,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却不趋势谄媚。他们理智地思考、敏锐地发现,他们的创作不是对庸常经验的不断复制,不是对低俗欲望的无尽宣泄,不是对奇技淫巧的无谓追逐,而是在保持文学的艺术性、严肃性,远离创作

的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等方面,形成大的共识。新世纪二十年来的江西文学创作,总是力图以思想的映照来渗透文本,以冷静的思辨来叩问现实,以文化的自觉担当来回应历史。江西文学延续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稳健”的面貌特征,但是,在形成一支思想更成熟、创作更活跃、成果更显著的作家队伍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个省的文学,除了是对时代的观察、记录、反映外,也必然和该地域人的生活、性格以及他们生存耕种的土地发生密切的联系。我省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是丘陵和盆地。这就使得江西文化包含着古越族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多种成分,呈现出兼收并蓄、交汇融合的特征。晋唐以后道教、禅宗的进入,以及宋明理学的兴盛,丰富了江西的文化色彩。反映在文学上,便是带有鲜明的“南方”特征:从容、散淡、轻逸。虽然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的市场行为和消费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但是江西作家依然保持着文本上的优雅质感,他们以轻逸的话语姿势,通过一种“以轻击重”的方式表现社会变迁带来的人的内心的焦灼和冲突,以清新、质朴的文字来覆盖生活的复杂和不易。这样一种文学特征,给读者留下了“追求的不是力量,而是和谐”的印象。这种文学面貌,传承了江西文化传统中那种“中和”精神和灵性智慧的优长。我们与其说,这是江西作家一种不自觉的表达方式,毋宁说是一种寄寓了作家主观意识的叙述哲学。

生活不断,生命不息,文学探索与表达的步伐永不会停止。时代和人民始终要求作家用博大的情怀、深邃的目光、丰沛的想象,去探究、体悟和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人们在存在境域中的欢欣和伤痛;要求作家不断思考:文学如何回到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精神地带,如何对我们的时代精神本质做出更为深远的探索与表达,如何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思想给予积极而敏锐的发现和回应。所以,努力去发现并艺术化地激活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精神品性,创作出真正意义上内涵丰饶而思想独到的文学作品,依然是江西作家的重要职责。

- 王 芸 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柔的名字 / 001
- 孙建平 街角,令人伤感的风景 / 012
- 李凌云 我栖居的山巅 / 019
- 李晓君 1992,鹈鸟的歌唱及其他 / 026
- 饶 洁 映照 / 040
- 陈世旭 鄱阳书房记 / 051
- 蓝燕飞 我知道这不是爱情 / 054
- 李滇敏 “媚俗”“媚雅”或“为人民服务” / 063
- 张慧敏 钥匙 / 066
- 王晓莉 怀揣植物的人(外一篇) / 070
- 丁伯刚 去水底的村庄 / 080
- 温燕霞 怀想 / 083
- 铁 马 顺着一条土路找父亲 / 094
- 张新华 写在纸上的生命 / 098
- 徐淑红 我越来越像的那个人 / 101
- 梁 琴 母亲的白条 / 107
- 陈 离 没有房子的花园 / 110
- 张复林 奔跑的火车 / 130
- 陈蔚文 安全出口 / 138

- 刘 华 过去的雨 / 150
- 周 冲 身体内的海 / 159
- 汪伟跃 一夜情 / 166
- 张少华 爱你如斯 / 171
- 刘上洋 江西老表 / 181
- 郭远辉 水车 / 201
- 叶书麟 人不留客火留客 / 205
- 程 维 滕王阁之殇 / 208
- 石红许 那面朝大湖的岁月 / 219
- 周 惟 回忆声色犬马的时光 / 227
- 洪 洲 鄱阳湖的那些气息 / 233
- 安 然 亲爱的花朵 / 242
- 刘景明 老家田土 / 258
- 何立文 后窗 / 267
- 武向春 仙侣 / 276
- 郑云云 太阳照在昌江上——我的伪田园生活 / 288
- 夏 磊 回到地坛 / 297

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柔的名字

◎王芸

升入空中的河流

四色地图上通常分布有连片的土黄色区域，也有蜿蜒的蚯蚓似的淡蓝色曲线，曲曲弯弯，向着四方延伸。那是世俗意义上的河流。

每一条丰沛的河流，都会在一路上接纳众多粗大或细小的支流。从静止的地图上看，一条河流就像有着许多分叉的树枝，那些通常用黑色圆点标示的城市，是结在这些“树杈”上的果实——一个个内心饱满的果实，真实的它们远比地图标示的要复杂也阔大。虬结延展的“树枝”，总是一路果实坠坠，日渐粗壮，吸饱了水分、养料，尔后心满意足地伸进大海——辽阔的深蓝。

也有一些曲线，没能走出黄色深沉的怀抱，纤维一样成为黄叶子上的一根茎脉。它们越活越纤细，即使不断有新的水流注入，也无济于事。它们静卧在地图上的样子，让人想起暴雨过后在公路上爬行的迷途蚯蚓，干涸得成了一抹淡淡的、布满渴望的影迹。

实际上，这些河流走着走着就消失了，使得对它们怀有深深期待的干涸的土地更其干涸。那里的土地张着龟裂的嘴唇，寂寂无声，皱纹成片成

片、触目惊心地爬满额头,身体布满豁大的伤口。一旦这样的土地等不来河流,就再也留不住一座城镇、一个村庄,甚至一个人、一株草。

河流,与生命的起源有关,与生命的延续有关,也与生命的终结有关。在所有的消失中,河流的消失最为动人心魄。

人类最初、最辉煌的古代文明,那几枚硕大饱满、璀璨夺目的果实,便结挂在世间屈指可数的几条大河流经的区域。现在,大河依然在流淌,却没有了古时的那般雄迈刚健、洁净清亮,没有了那般强大的孕育力与滋养力。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也不例外。她的生命正在一段段地枯竭、萎缩。那曾经一路奔腾着纵贯历史千叠峰万道峦的强健的母亲河,那曾经澎湃着横贯祖国北野,孕育、灌溉了无数生灵的丰腴的母亲河,淤积了太多浊重的泥沙,承受了太久贪婪的索取,果真不堪其累,在一点一点地走向衰微的生命尽头,走向枯竭?

我宁愿想象,所有在大地上消失的河流最终都升上了天空。远离了贪婪索取的人类,它们在天空中彻底放松下来,缓缓流淌,没有挣扎、疲惫,不含悲怆。它们穿过白云的暗礁,越过会飞翔的“鱼群”——自在的鸟儿,在阳光的漫天丝缕间穿梭,在浩瀚的天宇中干净、自由地行走畅流。天空,另一种形态的海洋,是所有河流的母亲。大地上的河流,也像人一样,本能地向往温暖的深情与关爱。一旦可能,它们便带着承受了太多伤痛与疲惫的躯体,向着天空漫游。

有一天,当衰老枯槁的土地需要之时,它们还会从空中腾跃而下,化作无边的雨柱施以拯救。雨水落入焦渴的嘴唇,唤醒土地之下几近枯竭的生命,长出新鲜的血脉与筋骨,将颓萎的土地重新支撑。没有一片土地会真正地死亡,因为有河流,流淌在大地上与天空中的河流,流淌在亿万斯年中的河流。有了它们,干涸的土地终会复苏。

将手伸入滔滔的江水,将手举向落雨的天空。那种手感,多么相似。

当河流以云雨的方式重现时，怅惘的我们慢慢伸出手，能否忆起熟悉的河流的体温与它在大地上纵情奔腾的姿态？

不慎走失的村庄

土地或许不会消失，但村庄会。

读到过关于罗布泊、古楼兰的零星资料。二十世纪初，外国的探险家、考古学家划着木舟进入罗布泊。若干年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罗布泊，已是一望无际荒芜的戈壁与荒漠。河流悄然地消失了，还有传说中人畜兴旺过的村庄。

古楼兰遗址与罗布泊相距不远，远古的河流也曾流经这片土地。至今，古楼兰那再难听闻到足音的空寂街巷里，还躺着破碎的陶片。千百年前，它作为一只陶瓮的一部分，被美丽的楼兰女子顶在头上，捧在手中，晃悠悠自河边归来，清凌凌的河水漫过陶沿，溅湿过远古的一片阳光。不妨将古楼兰看作一个古老而庞大的“村庄”，我们已无法确知它消亡的真实情形，就像我们无法确知古楼兰里那些岁月的残余碎片，那些陶片残骸，那些不再完整的羊毛地毯，那些花饰不再清晰如初的木窗棂，它们是自然风化的结果，还是源于动物的破坏，或是人为的损坏。如今，古楼兰的遗址伫立在戈壁之中，像一个旷古的多义的谜等待猜解。

多年来，古楼兰这个走失者，在人类的视线之外独自缓慢而寂寞地存在，存在并走向消亡。我们只是在他迈向消失的路途中，偶然地与之相遇。当重新进入人类视野时，古楼兰那从岁月深处穿行而来的自然生态，那神秘与荒凉，像一个远古的奇迹在我们眼前重现。最初的一刻，我们睁大眼睛，说不出一个字来。

一座村庄的走失，何其神秘苍凉。

历史漫漫，地球上神秘消失的村庄不只一座、十座、百座。有一些，尚

留有线索让我们寻找。比如一次云南抚仙湖水下探险,确认湖底有一座古城。据说那座水底之城,比岸边一块石碑上提示的、两百年前突然沉入湖底的一座村庄更为古老。比如在伊朗小城哈马丹,修筑公路时竟意外发现深埋地下的阿克巴塔那古城,而在它的上面还安睡着波斯帝国时代、亚历山大时代、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时代的诸多文物积存。已经不知道历史的尘埃是怎样将它们一层层掩埋、收存进私人的宝库之中的。传说在浩瀚的民间、在历史的册页边上流传了很久,终于被证实。如此可遇不可求的缘分,不免让人生出奇异的遐想:倘若从我们脚底开始,不懈地挖掘下去,我们会否与不同朝代的村庄相遇?

而许许多多的村庄,消失也就消失了,不再有人知道。也许有一天,它们突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神秘姿态,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恍如一贯庄重、肃穆的历史,突然间做出个诡谲、另类的表情,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惊诧、惊喜、惊叹。这同样是一个谜。

还有一些村庄,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在人们的手中沦为了荒芜。战争的肆虐与逼迫,自然的干旱与贫瘠,天灾与人祸制造的绵绵饥荒,异族的侵夺与蹂躏,兄弟间的仇恨与屠杀……这些村庄的怆然走失,渗透着血泪,也就格外令人悲伤。漠漠历史中,有多少村庄因为丑恶的人或人性中丑恶的一隅,化作了回忆中一滴永不干涸的渗血的泪珠?

恐怕没有人可以说清。

被神赐福的植物

我从来不敢轻视植物,尽管它们从不发出声音,也无法行走,终生站立在一个地方,保持固有的姿势。我还是深深敬畏一株植物于沉默中蕴蓄的力量。

在万物中,植物的消失似乎最轻易。任何的外力,风雨雷电,金木水火

土,乃至一场孩子偶尔起兴的恶作剧,一只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虫豸,都能伤害一株植物,而不必担心追逐不舍的报复。那些古老的大树,身体上布满创痍,像一只只不倦而沉着的眼睛,安详沉穆。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生命,可以怀揣着如此多的创口,同时回报以如此静穆、安宁的眼神。只有植物!

植物的再生也最频繁。植物的枝叶、花朵、果实向着天空前进,根茎向着土地深处延伸,看不见的力量,朝着肢体内部积聚、灌注,日久弥坚。植物的消长几乎都是周而复始的,绵延不绝。一只蒲公英,借助一阵微风,可以播种数十枚花籽。在刈除过杂草的地方,人们不必费心,那里自会长出新的草。一株树干几乎被掏空的杨树,还在绽放点点新芽。一片长不出麦子的土地,会长出葳蕤的高粱、野菊或仙人掌。一棵被雷电劈作两半的树,匍匐倒地的半拉躯干依然会在泥里生根。一棵被拦腰砍伐的树,会允许鸟儿衔来的一粒种子在截面上生根发芽,在自己的残体上长出又一棵 tree 来……并非臆造,它们都是我见过的植物。

一片土地的生机,最先总是由植物营造。一片水域,总是由植物率先来滋养。碱性的土壤,有喜碱的植物去配;酸性的土壤,有喜酸的植物相许;湖泽遍布的水乡,有喜水的植物去栖;干旱板结的土壤,有喜旱的植物落土……季节交替,植物会由荣转枯,就会由枯转荣。

植物最悲惨的葬地,恐怕莫过于美丽的花瓶。那是爱美而自私的人类赐予植物的命运。可人类在享受美的形态、贪恋美的香息时,常常忘了,没有植物可以在花瓶里自由地呼吸、生长,就如同海水没法在茶缸里呈现辽阔的蔚蓝。隐忍的植物,静默着承受了一切加诸自身的命运,无论幸否,一一承接下来,再以自己的方式醒转、复活。

一旦将残的花、萎的枝还归于泥土,植物在它消失的地方,就会重现。植物需要的,仅仅是人类的耐心和宽容。

植物的自我修复能力、再生能力,远胜于其他物种,那是大自然对温仁宽厚的植物种群格外的垂惜,于是赐福。

身披符咒的动物

人与动物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动物颇像被造物主施行了某种咒语的人之变种,在符咒的深渊里,卑微地活过一生。

是否因为这般渊源,动物极易与人朝夕相伴形成亲缘。以致一只亲密动物的消失往往牵动人心,悲情萦怀,久久难散。据说很多即将死去的动物,有预见自己死亡的本能。它会悄悄地离开心息相通的主人,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独自迎接死亡。人,一般也能洞见,体恤者不会强行干预,只是悲哀地注视着爱物离去的背影。那是动物与人之间,最后、最深的默契。

这种悄然消失的方式,听起来有种萦绕不去的感伤。在我熟悉的为数不多的动物中,猫便是如此。可就我目力和听力所及的范围,还从没有一只猫,依循此种行为方式选择自己最后的栖地。它们住在高楼之上和铁笼之中,往往非正常死亡会提前到来,或不慎摔下楼去而死,或不幸误食而死,等等。它们多半死在亲密主人的面前、怀里。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让一只将死的猫感到悲哀。

动物的语言,常常是通过眼睛传达给人的。人与动物的直接交流又常常通过触摸。我们的手,一下一下抚触着狗挺直的脊背、鸟滑洁的羽毛、牛深陷的面颊、猴伶俐的脚爪,便有源源不断的话语,经由温热的手掌进入动物的内心。它们用眼睛回应我们。牛漆黑的眼睛透过长长的低垂的睫毛,安静地注视我们。我们会在这双什么也不事表达、什么也不加抱怨的黑眼睛里,蓦然迷失自己。狗睁着它清亮的淡褐色眼睛,望着我们。我们的手会在那一刻,变得像母亲抚触婴儿时那般柔软。还有鸟的眼睛,羊的眼睛,鹿的眼睛……

动物的眼睛于无言中解构了人类的话语,令所有的语言在它们面前黯然失色、哑然失声。在失语时,面对着一双动物的眼睛,我们的心常常在暗地里轻轻地颤抖。

动物与植物一样,顺应天道生生死死,不加抱怨。动物不会像人那样,在辗转反侧、思之再三后,不甘地责问上天:为什么受伤的偏偏是我?为什么害病的偏偏是我?为什么将死的偏偏是我?动物中那些生命最脆弱易折者,往往繁殖能力也最旺盛,像老鼠、蚂蚁、蟑螂等。原本在造物那里,只有生命力的强与弱,没有善与恶吧。强与弱,是天定的差异。差异之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尊严;善与恶,是人为的标准。人是怀揣私欲的复杂物种,习惯以自己的标准度量一切。而在造物那里,万物平等。弱的,自会给予另一方面的补偿;强的,自会在其他方面适度削弱。

大自然是个平衡的整体。所有的动物只是其中一类生命,是生命链上的一环。缺失的,自会有新生的来补充。消失的,还会以其他方式延续。

行走在大地上的人

人与植物、动物一样,是自然之物。对人来说,消失因其必然性而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痛苦。那一种宿命,会将人类一网打尽,没有谁可以侥幸逃脱。人的一生,就是与各种体验相遇、缠绵的过程,未了,与死亡相遇,同归。与世间万物相比,人又过于清醒,自懂事起便具有了望到终点的眼力。充满稚气的孩子,有一天会攀住大人的胳膊,严肃地问:

人会不会死?

你会不会死?

我会不会死?

人长长的一生,都怀揣着必将丧失手中一切的隐在恐惧,并目睹一场接一场现实的死亡在身边上演。那些亲密的、不太亲密的生命,都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化作一抔灰一捧土。眼泪密集地掉落下来,也挽回不了什么。

有时,死亡会在无数次的预演后才正式降临。疾病一次又一次席卷脆弱的身体,导演着与死亡亲吻的黑色幽默剧。身体历经百般疼痛的折磨,

囚禁在病床上听任宰割,精神徘徊在恐惧与绝望的边缘,蜷缩成一团,内心的愿望缩小再缩小。几欲速死时,死神却又放你回到活泼泼的生界。在与死神有过一面之缘后,人只会更加顾惜生命,哪怕生之大地上遍布泥泞与琐碎的痛苦。

很少有人真正做到嘲笑死亡,并将赴死的过程营造成堂皇的艺术品。一则没有机会,死亡常常不容商量地说来就来;二则缺乏率而直面的勇气。在我的视线中,陆幼青算是罕有的一位。

陆幼青的死,像拼却全部气力的一曲高腔,尾声在最高亢处垂下幕布。那是二十世纪末牵动人心的事件之一,有年轻的网络为证,有书页尚未泛黄的《生命的留言》为证。可无论三十七岁的陆幼青从表面看来如何坦言死亡,如何笑对最后屈指可数的日月,在他竭力幽默的文字中还是时不时会冒出对上天的诘问:为什么偏偏是我?

那是人类心中最普遍的诘问。

佛教许诺来世,基督描画天堂。许多的宗教,都试图证明死亡正是幸福的开端,是对生的救赎,以对未知之界灼亮光芒的期许来吸引芸芸教徒的目光,让他们不再执着于远方的黑色原点——所有生命的最终归宿。于是,信徒们虔诚地祷告、祈求,许愿、还愿,眺望着遥不可及的一束佛光,常常忽视了照射在自己身体上的阳光——那是一种真实可感的温暖。

宗教,是人类自造的安慰仪式,类似于精神按摩。我曾经相信另一种关于死后归宿的幻想,那是在我经历过生命中最初的死亡事件之后——那些在我们身边消失了形体的人,继续以匿形的方式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存在于环绕我们的空气中,用超然、平和的目光关注大地上的生活,只是无力干预。他们生命的钟摆虽已停止,但在情感上依然与我们隐秘牵系,地久天长。

在悲痛逐渐被时光洗淡之后,我才觉出这想法的荒唐。历史何其漫漫,已经消失的人,恐怕数亿倍于地球上现世的生者。天地再大,也有满盈